

20

琼楼隐事

毛志成

土船异人

汤世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长篇
扁小说

7.71
178
20

PDG

长篇小说

总第二十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总第二十期

目 录

琼楼隐事.....毛志成 (3)

“精神层”需要更新“精神”.....毛志成 (149)

土船异人.....汤世杰 (151)

社会与人生的“错位”与“超越”

——评李宪的长篇小说《大学生变奏曲》.....陈 墨 (278)

收获真诚与友情

——关于长篇小说《早恋》答读者.....肖复兴 (285)

探索生活的新领域

——《早恋》《青春梦幻曲》座谈纪要.....华 文 (290)

帮助中学生度过人生险关的小说《早恋》

.....滕 纯 (293)

外国长篇小说一瞥

《幽灵之家》的故事.....刘习良 (294)

罗敏国画作品选登.....封二

王金泰国画作品选登.....封三

封面设计.....王 晖

琼楼隐事

毛志成



一 又堕尘寰

这是一个中型城市，离省城只有六十华里。

其实，我这次到这座中型城市——文州市来，实在没有再次变成它的公民的意思，某些人士的警戒之意是大可不必的。

诚实地说，我此次来，完全是为了有关“物欲”的事，与过分抽象的事无关，具体地说就是要索回一所颇精雅的宅子。积四十余年世事沧桑提供的人生经验，我越来越懂

得：清高这种迂脾气无论是自估还是他人做价，其实都是不值几个铜板的。

这所精雅的小院，以及八九间官式建筑，虽有百年以上高寿，但仍是诱人的。如果说若干年前市民们提及“裘家小院”时不亚于提到了“王爷府”、“神仙洞”，现在提到它也仍然会伴之以艳羨、肃敬之情。

它的位置在文州大学的对面，以一街相隔和文大对峙。研究过文州大学历史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这所小宅院的重量与文州大学是对等的。百年前，小院的名号是“裘家文书院”，可以说是文州市历史上第一

所高等学府。主持人裘老头子是儒学大师，政治上却不忠于“当今”，然又性情缄默，绝无评政之言。由于他对康、梁那种在孔学中发“改制”之微的治学手段很不欣赏，亦有微词，后来相继被西太后，李中堂谬托知己，赏赐了一点钱，以修“杏坛”。加之后来外国人要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几件事，裘老头子也被列入“庚款善后委员”。就这样，文州文学院——后易名为文州大学——便应运而生了。

裘老头子也真够廉洁的，虽然他是文大十几幢西式楼的督建人，此后又任院长、校长，但属于他个人的财产仍是那一所原始小院。在这里，他培育起了几个贤愚不等的子女，于1943年溘然长逝。令他瞑目的是：半年前，他的幼子裘墨镐——29岁的留学生、史学博士已被文大老友公推为校长。

解放后，裘墨镐由非党校长易为党内校长的思想基础是真实的。苏联出人出钱帮助文大重新翻建了校舍，引进了苏式教学设施和教学方法，裘墨镐也曾两次访苏。当然，使这位学问家从感情上亲苏要靠新学问的启迪。巴甫洛夫学说、米丘林学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凯洛夫教育学，都使他这位装了一脑子《百家疏证》、《五经注疏》、《儒脉探渊》的人物惊服了。他由衷的亲苏感情，使他成了共产党员，并在这个基础上日益享有了无产阶级教育家雅誉。

他于1970年提前寿终正寝，除了遗下一个继续替他承受厄运的儿子——裘良咏之外，几乎一无所留，这倒符合他生平最后一本著作《论世袭及其破除》的立意。那所供他酒息、育子、做梦、反思的宅子，已被造反派士剥夺三年多了，起初曾做为“市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文大分部”设地，后又几易其主……至今已有小20年。

落实“文革产”政策已经接近尾声了，这所宅子的合法继承人仍然躲在市郊某山沟中学里寂无声响。若是永无好事者流多嘴，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敢担保，主动将此事提到日程上的绝不是裘校长的唯一遗孽——裘良咏，因为这

家伙虽然俗鄙，乃至通体浊尘，但他偏偏又不想在讨房子的事上浪费细胞。他对一切失而复得或得而复失的东西，自嘲、自慰的话都是一句：“失去的不止这样多……”

我为什么敢于对裘良咏这家伙做出如此肯定的担保呢？回答也许还是有些说服力的——

裘良咏就是我。

若不是一封一封的催促信发到我所在的那所山沟中学，搅扰得我不宁，若不是许多信提及的内容都使我预感到幽静的田园注定要失去，清高的自许注定要易为酸儒的懊悔，我是很难忍受这一程风尘的。

我回到了文州市。

此时已是午后两点，正是酷夏的一天中最难忍受的时刻，太阳的辐射热和街道水泥地面的蒸发热搅在一起，使街旁的加拿大杨、菩提树都卷了叶，似乎那层蒙尘也成了太厚的衣服。

两三年的山沟生活，使我增强了耐寒能力，偏又减退了耐热的抗体。老实说，进了文州市我就想溜！

不过，我得看看我那所宅子，哪怕偷瞟两眼也好。权且不说某些信中向我透露的消息使我生疑，必须看个究竟才能放心，更扰我心的是——那毕竟是我的生命摇篮呀！又何况，对面的文州大学是我的母校……

使我惊愕的是：故地已经不故！

街的一侧，是文州大学的校门。以前是中国传统的亭阁式，上有卧脊式门楼，下有两扇嵌着铜钉的朱门。后经苏联人改造，他们出于省力之意，也只是将两扇朱门易为铁门，将两根木柱易为石柱。至于门两侧的朱红围墙，则一点未动。今天，老门的影子已经不见，易为两个方形水磨石柱，柱顶是两盏很大的圆形灯。压链式栅门压缩在右侧水磨石柱的近身。

变革最大的是围墙，门两侧的部分各有十几米被拆除了，变成了由铝合金框架和巨大玻璃窗构成的商店。一侧的商店在名号中都有“文大”二字，诸如“文大校办厂门市部”、“文大书市”、“文大心理学咨询处”……另一

侧的商店则各有自己的名号了。我突然联想到：文大校门的改式，至少有一大半原因是为了与两侧商店造成和谐美。

我故宅所在的一侧，未改观的只有我的故宅本身，漆皮斑驳的朱红小门依然紧闭，涂着红粉的老墙上除了贴上几张海报、广告之外，似也无大变。从墙头上挺出枝叶的老树仍是原来的——梧桐、桧柏、马褂、皂荚……

而它的周围，则是另一番世界了！

以前，它的一侧是一个寒陋的尼庵，名号“正藏”；另一侧则是很大的空场，遍植马尾松。松荫中隐着几块石碑，都是“校友碑”，上面刻着某届某班的人名。人名中只有个别的有光辉，不过也有限，大部分则是芸芸者流。

现在，都变了！“正藏庵”的庵门已废，易为文大校门的缩小样，挂出的牌子是“文大女生宿舍（第四部）”。

另一侧的松海已经荡除，拔地而起的是一幢意大利式楼房。只要看一看它的门前附设了不坏的停车坪，就能猜测出这是个有档号的衙门。果真如此，大型悬转灯上闪出的字是“东宇艺术品疏通公司洽谈处”。

山风把我的心吹粗，吹钝了，恋旧之情几分钟就变淡、变远了。

当然，重新成为这所古幽小院的主人，即使退职闲居，也会另外演绎出一番惬意生活的。但此事又不可深想，一经想到我在文州市的土层中遗下了那么多人事关系的种子，就会同时联想到：倘若我身返文州，那些种子都会被唤出生命，破土、绽芽、伸藤，最后被绞杀的很可能仍然是我自己。

说到迂腐之心，我也是有的。先父死前，被造反武士折磨之际，虽对那些诬其学术、诬其党性之言未置一词妥协，但对于房产被没收一事是有文学性表态的。那几句话似乎是：“我治学、执教多年，桃李遍世，不信死后连一‘故居’也不堪享！我之故居，非私祠而乃公碑，断无被子孙据为私产之理！强我表态，则曰：夺之于私，还之于公！唯尔等登堂入室乃我大不快……”先父是名人，

阴魂被昭雪时是有大块文章见报的。世人对他的崇敬中，就包括这则遗言的感染。我并非不爱此宅，并非多么超脱，但一成众矢之的，也就不可小看作恣了。更何况中国人所干的将良心撕碎、将羞耻感卖掉的事已经不少，如果一个人被逼到唯以清高自慰的狭小空间里，最后又将维持精神平衡的那一点自尊也丢掉，这家伙更是自找倒霉——他会把自己折磨死的！

我的智力略高于这种蠢角色，故而对索取旧宅不愿动念。遗憾的是，我父亲那段遗言并无法律意义，又极易被官方忽略和世人不睬。房子一事，反倒弄成了乱麻。

在我接到的信中，最使我的心“走火入魔”的一封，是我那位离婚妻子来的。信中有言——

……请不要误猜我有什么贪意，如你所知，我在文州市也算得上首富人物了，花上几万元买那样一所宅子，未必比当年省几个钱买一件毛衣难多少。我只是想说，你的清高在实质上只是愚蠢。给你父亲公立“故居”的事，数载无音。宅子的主人几易，最后也只是落在裴大嘴之流头上。好了，我不多言了，因为我毕竟是局外者流。不过，你是有子之人，阿痴毕竟是裴门之后，即使你执意犯迂，我也要以阿痴名义索还……

这封信的意思是要我索回房子，此外未提出任何妥协方案。老实说，我的心被征服了，决定不再犯酸！要房！

另外的信就各持一端了，例如有一封来信就希望我做另外的表态——

……为裴校长设立“遗物、遗著陈列馆”一事，是校事而不是私事。鉴于目前对处理令尊遗宅一事众议纷纭，各持一端，校方也认为从速解决为好。建议你考虑以下处理方案：做价偿还……

看得出，这封信的意思是要我接受裴

款，而不要执意索房。我一经品味出这封信出自谁的手笔，就立刻体察出了更深的隐意——希望我此生此世永不在文州市露面。

此信的执笔人是文州大学现任校长简毓敏，一位43岁的女性人物，我当年的同班同学，本市市长的千金。

我猜测她的信中有永不使我在文州市露面之意，实在不是妄猜。市政府——其实是简市长本人的来信，说得更直率——

……你无本市市区户口，索房后亦只能出租，很不相宜。顾及裘校长荣誉，建议你接受偿款。此事当速办，勿多延误……

我从这封信里同样听出了不愿我在文州市露面的心声。其中原因，世上的知情者不超过三四个人，其中包括简市长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简毓敏。

若干年前，我在文州这座城市中，颇也算得上一尊小小的文化之神了。省文研所在本市设了分部，我便是其中一名专门分管处理自由来稿的工作人员。来稿者中，比重最大的是文大学生。那时，我身边也是常常聚着一伙才子才女的，也算得上文州市一根颇为活跃的文化神经。不谦地说，我也曾力排众议，往省文研所本部所办的《文萃》刊物上推出过几篇有声响的论文。

为此，文大的年迈书记纪铭枢——我父亲生前的老搭档，也曾几番想把我“扒进”文大。但就在我有所动心的时刻，一位女性人物偷偷地来到我面前了。她没有使用过多的语言，只是用一双隐含着责难、哀戚、惆怅之情的眼睛凝视着我，好久好久，才简约地问了一句话：

“你……觉得这样办……合适么？”

说完，她冷冷地瞟了我一眼，便走了。

此人那句简约问话的威力，世上能够体察的，怕是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一经察觉这句话联系着的往事总有几十吨重，便不禁为之战慄。它使我再一次意识到：我不仅要永远回避文大，简直还应该彻底消逝于文州。

这位来访者便是文大的现任校长简毓敏。

虽然我后来离开文州另有原因，但又绝不能否定简毓敏那一双眼睛对我的特殊威慑力量。

大约在半年前，纪书记在住进医院之前，又固执地给我发一封信，信中透露了他已物色好了一位理想的接班者——齐澄海，并同时风示我此时调进文大有双重的必要性。

我实在是个庸碌无为的家伙，觉得此时对我构成威胁的眼睛除了简毓敏的那一双之外，又多了一双，这就是我那位离婚妻子——黎芸的眼睛。

四十多岁的年龄，往往同时带来了淡然、怠堕之情。我，又一番婉言谢绝了。

半个月以前，纪书记又于刚刚手术之后给我发来了一封信，此信写得较婉转，未直言调我之事，只是透露了一个情况：本年度的暑假有可能延续到五十天——因为文大的校舍要进行大规模修缮。在这五十天中，文大要在文学系试办一件事：在即将升入四年级的学生中，提前物色研究生人选，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开办一个辅导班，可以帮助他们及早获得自学门径。

纪书记风示：邀请我为这个班的学员搞几次讲座。并提示我说：我那份放在省出版社的书稿——《人类主观发展史与文学》就是理想的讲义。

我明白纪书记的意思，他无非是要我以此造造声势，造造影响，将学生的热烈回音做为对简毓敏那双警戒性眼睛的压力！

纪书记是个忠厚长者，他一生中似乎不知道世上有一个非常可怕的词儿——“难言之隐”！自从猿类进化成人类以后，地球上之事之所以越来越成为复杂方程、无解方程，就在于有的未知数是弹性的。人类使用明快语言进行的交谈、商洽、谈判，仅仅是它的表象性行为，而人类语言的勇敢性、明快性又是多么有限啊！至今，也很少有这样的勇士、智者，能用百分之百的清晰语言展示出“欲望”以及由欲望导致出的诸多下意识的

真切模样！

我尤其是个卑怯平庸且又乏才少智的家伙……

无论如何，要我挺着胸脯子回到文州、闯进文大，是此生此世很难作出的姿态。

今天我回到文州，也是鼓了十二分勇气的。若不是这所宅子逼得我必须走一程，若不是我预想到——迂腐将使事情更加复杂化，我很可能仍在那所山沟中学里闭起眼眯着呢！

当然，文大昨天已经放了暑假，我很可能不会碰到什么不该碰到的人，这也是我此行的勇气来源之一。

房子的最佳归宿，当然不是化为我私有。但是，难道我有作态的权利么？

我不再愿意去理清这团乱麻，唯想速办。至于办成什么样子，那倒是次要的。

此时，我首先急于看一看的地方，无疑是故宅小院之中的古老空间……

二 雅宅里的嚣乱

小院还是那样精雅，假山上的苔皮更厚了，紫藤也由一架繁衍出两架。隐在十几株树所布浓荫中的五间正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也未显得怎样陈旧。连接三厢房子的回廊也仍然存在着。

它的末代主人已经自觉地迁出这是非之地。此时，坐在紫藤架下一张太师椅上，悠悠地抽着烟，挺神气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结实、有精神儿，也很有气派。不要误解，以至错以为她是什么女干部或女教授，不，她是本市中的草芥之民，而且是个文盲。不过，她的精明、胆识都是不可低估的。她从十几岁就给大户人家当“小老妈子”，在早曾伺候过伪市长的几房太太，由于伺候得“精巧”，乃至成了几房太太争抢的人物。解放后，曾在市宣传部长简叔隆家里当过保姆，又干得很出色。后来，简叔隆升任本市市长，公家派来的勤务人员勤快过人，又遇他的老友裘墨篙丧妻，缺个人手照料孩子，便将她推荐给裘家当保姆。我亲自领略过她

的非凡，勤快、懂事、待客自如只是她的基本美德，最令人陶醉的是她那种对主人的天赋性忠诚。这女人的卓绝尤其表现在“文革”中，我父亲已沦为囚民，日遭凌辱，这老太太非但半步不离我家，而且还响铮铮地说出激励我的话：“沉住了气甬慌神儿！乱子我已经多了，放心！人的命是老天爷给的，三路九等是早就定好了的！长的是吃粥的脑袋，冲上金銮殿也白搭！乱子一过，从哪儿来的还得回哪儿去！人家有大命相的，乱子一过还照样坐八抬大轿……”她一直守到我父亲咽了最后一口气，才回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夫、子身边。据说在那样的时候，敢于三五日便到“牛棚”去看望一次简市长的，全市中也就数这老太太拔了尖儿。前几年，简市长曾为妇女杂志撰文，表彰了这老太太的光辉美德。

为我家争房子，以及天天跑到宅门口向最后一个住户骂咧子的，她也是醒目人物。末代住户姓裴，外号裴大嘴，造反是他递升为市民政局长的主要功绩，整党中他只是被停了职，并未被正式处理。这位忠于原主人的老太太竟然不顾及裴氏此后有可能再爬上来，敢于堵着门口骂街，勇气也大约是来自宿命论——裴氏祖上是叫花子，裴氏本人在“文革”前也只是市委大院的汽车班长。老太太从来是坚信“从哪儿来最终还要回哪儿去”的哲学的。

裴氏的最终“滚蛋”，绝不是因为老太太的骂，但裴氏一搬家，这老太太便会想当然地将自己看成胜利者。

她怕再有新的闯入者纠缠，故而搬一把太师椅摆在院中，坐于其上守卫，静候原主人——我的到来，能不神气么？

据她自己说，如此静坐至今日，已是第九天了。

这位太太的夫家姓尤，当年我称其为尤婶，世人称她尤姐、尤妈、尤老太太。

尤老太太见我从天而降，高兴极了。几句寒暄之后，便慨叹着向我重复起她的老见地来：

“还是那句老话儿——人有命管着！乱

子一过，从哪条道儿上来的，还得归到哪条道儿上去！他装大嘴是什么变的，我不知道？倒退几十年，他家跟我家一路货——都是穷神爷！”

我的提包里鼓鼓囊囊，我在购买礼物时确实没有忘记她。当我把两瓶灵芝药酒、一双圆口呢料夹鞋、一个竹制爬背从提包中取出递给她时，她那种在大户人家被熏陶出的淡于财物之风便显示出来。她最看重的不是酒、鞋，而是那个价值四角钱的竹制爬背——老年人搔痒工具。她爱不释手地捧着、看着，继之掉了几滴泪说：

“难为你的心还是那么实！我总算没白疼你。……这年头儿，亲儿亲女都不见得有孝心！”

老太太是精明的，唯独在我面前只剩下了善良。

她把我领到正房，那里的几件老家具早已擦拭干净，特别是一张楠木椅上，还放上了一个藤篾垫子。我凭直感就知道：这是尤婶特意为我准备的。暖水瓶、茶杯、茶叶筒，无疑都是她从自己家里带来的。

又是她为我泡茶，又是她为我点烟……寒暄一番之后，又是她首先介入了正题。

“孩儿！你真是命中有劫呀，老爷子、老太太都让他们折腾死了……”她又落了泪，声音也有些哽咽，“听我的——别放在心上！劫数过去了！不光是你，一切贵人的劫数都过去了！简市长也熬出来了，闺女毓敏挺有本事，升成了文州大学的校长……”

老太太说到这里，凝视着我眨了眨眼。我从她的眼神儿中，又一次感受到了她的精明。二十多年前，我和简毓敏是同班同学，又分别是学生会主席、副主席。我们的接触是合法的，研究工作嘛！然而，在一般迟钝者的视力所达不到的地方，我们却有生第一次迸发了爱情之火。诚实地说，双方都可怕地放弃了一切防线。尽管这段感情是短暂的，此后两人都被命运抛到另外异性的身边，但我相信，即使此后每人再结五次婚，也不会麻木到遗忘初恋镜头的地步。然而世上大多数人的眼睛是不敏快的，他们绝不会透过

简毓敏那标本式的干部风度，看出她有时也能办出“纯粹女人”所能办出的事。

即使在那时，我就发现尤婶的眼睛是难欺的，虽然她不语，虽然她故意装憨。

今天她提到简毓敏时，又失了神儿，眨了眼，越发明她“洞察一切”。

“哦……”她把话题岔开了，“黎芸那孩子，也交了好运。……在咱们文州市，人家才算得上真正的财神奶奶！我看那宋美龄当年有钱，也不过就是这么大的底子……”

老太太显然是在诚心诚意地夸着黎芸富有，只不过错将宋美龄拉来做比喻罢了。

黎芸是这世界上唯一正式做过我妻子的人，我们离婚已经四年了。

尤婶是本市中唯一发现我和黎芸接到离婚判决书之后还共同下过一次馆子的人。凭她的智力，是很难将这件事想通的。她今天向我透露出的思考结果，其实是荒谬的。

“孩子，这瞒不了我……”她诡秘地说，“当时玩个‘猫儿腻’，用离婚遮遮人的眼，以便把黎芸去美国看她爹的事办成，婶子我心里有底！……眼下用不着了，该往一块归就趁早！唉，说来说去，被窝还是原来的暖和……”

在这一点上，尤婶可是个蠢人了，她绝不可能理解我和黎芸的离婚才是最具有本质意义的离婚。

我强笑了笑，没有说话。

“可黎芸那孩子也有个怪脾气儿……”她遗憾地说，“叫人摸不透！这两年，发了大财，她看在当年裘老先生抚养她一场的分上，往文州大学送的‘赞助’也不少。单是文大校门口儿那一排商店，没有黎芸插手就甭想办起来！这么一来二去，她就和毓敏常来常往了。两个人又是老同学，说话还能隔心？毓敏说着说着，就提到了你和黎芸的事。人家毓敏可是好心好意，劝黎芸和你归到一块儿，还劝黎芸把你从山沟儿救出来，在她的公司里给你安排个事由儿……可黎芸这孩子硬是沉下了脸……”

简毓敏为了我和黎芸的重归于好而做了小小奔走，此中的细情绝不是尤老太太所能

体察出的。简毓敏身为大学校长，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何况她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撬开我心灵之箱的人。如果说世上确实有什么人长着神仙眼睛，能洞察出我和黎芸关系的每一种细微意识，简毓敏至少算一个！因此，她对黎芸所做的复婚规劝，我闻之只能感到虚伪、冷酷。

越是想到这些，我在尤老太太面前越是无言。当然，强笑一笑还是应该的。

尤老太太继续透露着有关房子的事。她说，此事之所以拖延至今，装大嘴的作梗只是原因之一，此外原因就是处理方案上闹出了矛盾：黎芸以儿子阿痴的名义，申明自己有发言权，她坚持索回原宅，“以供他们父子住用”，拒不接受另一种处理方案——做价偿还；简市长、简毓敏则坚持做价偿还，房子由文大买下来做为单身女教师宿舍。

我能品味出这种争端的潜在意识：黎芸是郑重其事和我离了婚的人，她不怕我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文州市中。有儿子做媒介，就是天天碰面儿也不怕世人讥议，更何况我当初用离开文州做为离婚的善后措施之一，她是明显地表示了负疚之情并坚决提出反对意见的。当然，她希望这所宅子成为我再返文州的跳板，绝不包括与我重归于好之意。也许正是因为她的心头没有私情云翳的笼罩，才更加清晰地看出了我重返文州的另外意义。而简家父女，将我的身影在文州出现看成隐忧隐患，如视固堤上的蚁穴，似也在情理之中。

我想来想去，还是被同情简家父女的“意识流”征服了。好，接受做价偿还的方案……算了！

此时的我，之所以不再过分犯迂，乃至说出“遵从父嘱，房子交公”那样的超然之语，天地良心，实在不是为了贪财，而是由于我的脑海中总也驱赶不掉黎芸那一双冷厉的眼睛。倘若我有犯迂之举，这双眼睛很可能在射出最后一束不屑之光以后，紧紧闭上，伴之而甩出的话一定是这样的：“窝囊废！酸相儿！活该你受罪！”

许多年来，我越来越体察到：“迂”是世

上最大的贬义词之一。

射进室内的白昼之光，渐渐变得柔和、金黄。这就是说，太阳已经平西，将背影示给地球了。

“孩儿……”见我发呆，尤婶低声提醒着，“听婶子的话，得便时好好劝劝黎芸……房子不可贪，闹一笔钱算了！有了钱，在什么地方盖不出好房子来！离城三十里的农村儿，是我娘家，要块地皮不犯难！再说，简市长也能帮助说句话。……这文州城里，有什么住头儿！睁开眼看见什么，都会想起裘老爷子的冤魂儿……”

尤老太太说这段话的时候，掩饰不住小惧、急迫之情，我很快就体察出了：她这些话是代言！

这么大的宅子中只有她和我两个人，我索性套套她的心底之言。是的，我近年来已讨厌这四个字儿——“糊里糊涂”。

“尤婶，这是不是简市长父女的意思？”

“……你明白就好。……婶子跟你亲，跟简家也不远呀。……孩儿！听婶子一句话：你要奔前程，人家也得奔前程呀！我敬重简姑娘，也就在这一条儿上——自重、持重、稳重。……往事归往事，那时候还年轻嘛……”

其实，倘若尤老太太当年真是发现过什么大把柄，这才是对简毓敏的形象最有损的。我出于替简毓敏着想，不得不掩饰几句：

“您太多心了，尤婶，往事有什么呢？那时我和简毓敏都是学生干部，研究工作嘛，接触得多了些……”

老太太误以为我这些话是索回房子的铺垫，有些紧张了。她眨了眨眼，强笑了笑，突然揭底了：

“孩儿，反正这儿就咱们娘儿俩，我实话对你说了吧。……那一回，你去简家，简市长两口子出了门儿，你和简姑娘有了那样的事……我恰好就在隔壁房里等赵妈！事后，简姑娘送你出门，还是我溜进去把她的房子收拾好的……孩儿！这话在我心里装了二十多年，我可是对谁也没说过呀！就是在简姑娘面前，我也只能装傻……可我估摸着，她

可不傻……”

有如惊雷。

尤老太太将憋了二十多年的话透露给我，当然是有她的目的的。不过我来不及想这些，我只有恐惧。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一摇头就可以权当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我不能。我必须面对现实：这件事既不可能从尤婶的心中挖掉，也不可能从简毓敏的心中抹掉。我算什么！无非是一个庸碌不堪的家伙，一个草芥人物，一个比农村庄稼汉高不了多少档次的中学教员！而简毓敏是大学校长，是市长千金呀！……荣誉，乃至心理上的松爽，对她和她的令尊大人是社会形象的组成部分，是开展工作的条件！

我怎能玷污这样的人？……

我的脸滚烫滚烫，我的额上冒了汗。

见我如此，尤婶倒松爽了许多。她用手绢擦了擦眼，略具难过意味地说：

“我一个在世上排到下九流的老婆子算什么，说到命相，不如一棵草！我这辈子要是能被阎王爷记了什么功，那就是经我手伺候出了三个大贵人——你、毓敏、黎芸……到头来，也真跟一出戏一样，唱不完的三岔口儿！我是个操心的命，不后悔，不心烦。要说帮谁、助谁，三个人我都帮！只不过简姑娘是个稳重人儿，我和她只能用眼神儿说话；黎芸是个烈性子，一句话不对她的心就翻脸！我只能跟你说说些实打实的话……”

我不能忍受眼前这位知情人再说下去，似乎她将往事提及一遍就是对简毓敏的一遍亵渎，我乞求着说：“尤婶……别说了，请你……积德到底吧！”

“那……房子的事？”

“——我写声明、办公证，不要了！”

“糊涂话！你不要，便宜了谁？一分钱也便宜不到简家头上！也伤了黎芸的心！你也对不起婶子这些日子东跑西颠……”

“那，听你的！接受做价偿还！”

“这就对了，孩儿。……你别猜疑婶子我图什么，当然，有没有孝心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这么东跑西颠的，一大半是为了撵走裴大嘴！这房子归他住，

要是住得本分、住得老实倒也罢了，我顶憋气的是——这儿‘闹猫’！哼，想搅得我一家不宁，他看错了人儿！”

我懂得“闹猫”一词的含意：指男女之间的胡闹行为。至于裴家的“闹猫”和尤老太太一家有什么关系，我实在不得而知。

我婉转地探问，尤老太太也只是呼呼喘气，不语。

天已经暗下来，窗外的紫藤架上仍闪动着浑黄的、细碎的光。尤老太太象是有什么急事，要回去。我提议要去她家看看，她有些慌神儿，极力婉辞。这是尤老太太对我一贯态度的例外，我更加生疑。

她把房门、院门钥匙亲交我手，说了些提醒注意的话，继之补充说：此后的一日三餐，都由她闺女按时送来。她捧起我送给她的礼物，向院门走去。走到大门口，又一次叮嘱我：“除了我尤家的人，谁来也不许进门！……要是裴家那小妖精来，你就给我骂出去！”

“谁？裴家的谁？”

“——不用问！只要姓裴，你可劲儿骂就是了！”

这老太太实在不知道：我对裴家的人并非一律是反感的……

尤老太太走了。

还不到开灯时间，我闷坐着。

邮递员送来了《文州晚报》，他见接报纸的是我，一点也不奇怪，还赌气说，他不知道裴家的新住址，还照老地点送，管他呢！

我看报已成习惯，今天也只好照收不误了。

太阳只剩下了暗淡的余晖，我能估计到：如此热天，打开灯不亚于室内添个火炉。因此，抓紧时间利用白昼的最后余光看看报是十分惬意的事。

久别文州，一张小报纸也算是此城的缩小样了。偏也巧，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简市长的谈话稿，题目是《“窝囊废万岁”的调子应该休矣！》。我刚看几行，就猜出这是简市长即兴发言的整理稿，通篇的口语式语言都是简市长的一贯性语言。这老头的傲态

是特殊的：他既瞧不起书呆子式的知识分子，又瞧不起土气浓郁的工农干部，认为前者迂而无用，后者终非将才。久而久之，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言风格——寓渊博知识于俗言俚语之中。在我的记忆中，他称秦始皇必称“这位阿政先生”，称楚霸王必称“这位项老哥们儿”，言及慈禧太后则讽之以“这位老寡妇”，但他真正的学识功底真是够人佩服一辈子的。历史上赵、魏、韩三家分晋是哪一年，秦始皇哪一年登基、哪一年杀了嫪毐、罢黜吕布韦，唐朝的版图有多大，乃至慈禧太后的少年身世，他都能无误地说出。我的眼睛是不好欺的，单单靠“扯淡”是不会令我崇敬的。例如前几年，简市长为某工厂的老厂长题诗以赠，赞扬他甘于退位、荐贤代己的精神，原文如下：“檀木作梯，居然无怨，足使朽木生羞；帅而为将，却也坦然，可令庸才自勉！”我那时并未崇拜他的文采。然而，他去通悟寺游寺时，给那位老和尚——名僧镜空书写的条幅，真是使我惊愕了。那条幅是——

何必佛、何必法、何必经、何必僧，
四无之中见一有，万物皆是真灵性；
可以色、可以空、可以愚、可以智，
六欲去后显三清，四海未必尽浊尘！

据说，简市长书写了这副条幅之后，几位随同的文职人员都惊叹不已，简市长也曾自负地笑着说：“秀才们，你们差得远哟……”

是的，简市长绝非尘俗之辈，他时时讲些俗言俚语，正是他“通悟”的表现。

今天报纸上登载的这篇谈话记录，还保持着简市长的传统语言风格——寓经典史料于“信口开河”之中。这场谈话大约是针对某某工厂公推厂长的事而进行的，我从字里行间猜出了原始事件：一位被判过刑的人于释放后任劳任怨地工作，又确有真才实学。在全厂进行不记名投票的选举中，他获票数不少，奈何他身上有“尾巴”，上级领导很不以为然。简市长在嘲笑这种偏见中，时而使用农村妇女式的语言，诸如“一辈子都没偷过汉

子的媳妇很可能是丑女人”、“会尥蹊子的骡子兴许更能拉套”之类，时而又信口引用了颇为古奥的史籍。看，他竟能如此谙熟地背下柳宗元《六逆论》上的话：“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

这篇讲话稿实在是生动的、充满才气的。

可惜，我还没有读完，窗外就传来了一个女性人物的喊话声：

“尤老太太！我家的报纸转过去了，我把前几天的报纸取走！”

这是一个隐着骄傲又似乎觉得连赌气也索然无味者发出的声音。

我走出了房门，站在台阶上。

在紫藤架下的一个石凳上，坐着一位身穿朱红连衫裙的女性人物，约二十八九岁。她坐着，低头打着毛衣，连头也不抬。过了一会，她又照例喊了一句：

“尤老太太，你倒是出来呀！”

看得出，她既预测出与尤老太太的口角不能避免，又不觉得这种争执有什么趣味，她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

“瞧你这老太太！”她依然低着头，织着毛衣，不冷不热地甩着逗气的话，“怎么，犯憷啦？你在人前人后骂我是妖精、破鞋、浪丫头，我都不怕，照例找上你的门儿来，你怎么倒不敢出来啦？”

她不抬头，没有发现我已经站在台阶上。我也是沉得住气的，不吭声，为的是延续一下“静止观察”的时间。

“嘻！”她仍旧盲目地甩着闲话，“老太太，让我再报告你一件大喜事吧！——你娘家兄弟，鼎鼎大名的老作家韩江舟，写的电视剧《歧路》，明天晚上就放映！听说那里头把我裴芳丑化得够呛呢……”

哦！眼前这位大龄姑娘原来是裴芳——裴大嘴的闺女！如果在我离开文州市之后她的生活没有出现过太意外的话，她应该是三年级大学生了；过了暑假，就该升入四年级……

三年前，即我离开文州之前，在本市日

报上见到了一则消息：一位名叫裴芳的姑娘以很高的分数考取了文州大学，时年她已26岁。当时，文大对考生最高年龄的规定是25岁，这姑娘在报名卡上瞒掉了2岁。事后，揭发人不少，文大也声明收回录取通知书。其实，人们的“义愤”中，包括裴芳是裴大嘴的闺女。当年闹造反的时候，裴大嘴的队伍是本市最大的瘟兵。裴芳被取消了入学资格，急得发了疯，四下里告状。谁也不会想到，对她的入学问题做了权威表态的竟然是简市长！简市长的身上，至今还留有裴大嘴的瘟兵所制造的伤疤，但他大义凛然地表态：“用小小的两个岁差，去毁掉一个人才，说明那些活到四十岁、五十岁的迂夫子都是白活！”报上登载了简市长的表态，也同时登载了文州大学当时教务主任简毓敏的表态，她，一个曾经受过“裴家军”凌辱的人，却敢于对本校某些高考主持人的偏见“深表遗憾”……

怪就怪在，裴芳打胜了官司，感谢的第一个人竟是我。因为她上告到简市长时，简市长虽然在主观上愿意帮助她，但又不便公然粗暴地否定校方的年龄规定，曾诱导她谈出自己有什么特殊才能。这姑娘想了想，说她有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简市长一定要看，这姑娘当即取来递交。据说简市长看过之后，惊叹之极；简毓敏读过之后，也表示惊愕。父女二人还很有兴味地向裴芳提出过许多问题，这姑娘对答如流。简市长不但当即表示他要为裴芳的入学问题奔走，而且还信口说：“这稿子应立即送出版社去！”裴芳借故“我还要修改”推辞了。

是的，简市长父女的惊愕绝不是无缘由的，单单是这部稿子的标题——《人类主观发展史与文学》，就会使他们觉得是天外之言。

可惜，他们被蒙蔽了。这部稿子的真实作者是我，裴芳只不过是“千字三角钱”的抄写者。事后，裴芳来感谢我，谈明了真相，我之所以未做任何指责，不仅在于她那种羞愧之情是发自由衷的，而且——尤其在于她在简市长父女面前进行了那样出色的答辩。

人生觅一知音太难了……

“可是……”这姑娘当时迷惘地说，“我靠这个上了大学，心里总是象积了一块病……什么时候一想起‘欺骗’这两个字，都会觉得恶心……”

我诚心诚意劝慰她，说她的两岁之差是由客观因素造成的。

如此一说，她的精神松爽了。

今天，她已是文学系三年级学生了，即将升入四年级。

院里已经布下了淡淡暮色，她大约已经猜测出今天不会遇到迎战者尤老太太了，这才抬起了头。

我为了使她看清我，特意把门灯打开。

她一惊，跳了起来，冲到我面前，抓起我的手，望了我许久，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真该死，唱了一出错中错……”

我把她引进房里，开了灯，又暗示性地介绍了尤老太太离去的事。她坐下来，在强光的辉映下，她才感到自己的衣饰不雅。她象躲藏一样，双手搭在上臂上，坐态也有蜷缩感。

“您瞧我这身打扮……”她讪笑着说，“象（他妈的）什么……”

我这才发现此种装扮加在她的特殊体态上，是不甚相宜的。她是一个比一般姑娘在身材上大一号的人，十五、六岁时就发育成了有些女孩子到二十岁也发育不出的女性体态。十几年后，她的伟岸身材已经有巨人感了。连衫裙是无袖的，臂是裸的，过大圆形领口几乎要被胸突撑破，这样的衣服若是加在瘦小女子或一般女子身上，裸出的面积是有限的，故而刺激性也小。加在这样一位女硕人身上，刺眼的面积就显得格外大了。

“我是专门儿来气尤老太太母女的……”她不好意思地瞟了瞟自己的裸臂，脸上泛起绯红，笑着说，“没想到会遇上您……不过也正因为遇到的是您，我也就不必回去换衣服了……”

我笑着问：“你平常穿什么衣服？”

“嘻……在别人看来是过时的玩艺

儿——国防绿，我却喜欢……那玩艺儿穿上还是挺有‘派’的，对吧？”

我知道这是玩笑话，不必回答。我笑着坐下，点起了一支烟。

“来，我陪您抽一支烟。不过，我真不抽，生平还不知抽烟是什么滋味儿呢，您别笑……”

我笑着丢给她一支，她的吸烟果真是象征性的。

我暗示她：一会儿尤家有人来给我送饭，你不便久留。她沉吟一会儿，问我：

“您什么时候离开文州？”

“很快，三两天吧……”

“唔，那我就不能急着走开了，时间难得。”

我搭讪着问她的生活近况，她淡淡地笑着说说不急于谈那些事。还说明天晚上将放映一个电视剧《歧路》，作者韩老头子就是以她为原型写的。

她不介意地晒笑着，嘴角上衔着鄙夷。

韩江舟老头子如今该是六十岁的人了，操一口很土的山东方言。二十多年前，他是本市唯一成名的“工人作家”，写了些忆苦思甜的玩艺儿。“文革”后期以工宣队队长身分进驻文大，后来索性留下来，先在革委会中挂衔，据说现在已“跌落”成文学系主任。此公写的电视剧，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这老头子，嘻……”裴芳象谈论一个可笑的小孩子那样，不挂火地笑着说，“无聊透顶！当年，人家称我爹为‘裴大嘴’，称韩老头子为‘韩二嘴’，嘻……他也够苦的了，要学历没学历，要知识没知识，占着个系主任的位子如坐针毡，只好弄出个电视剧什么的充门面。他本想在剧里糟蹋栾漫远和我，其实我看他会彻底赔老本儿的……”

我知道，栾漫远是尤老太太女婿。

我想打探一下该电视剧的内容，裴芳开心地笑着说：

“他能鼓捣出什么好玩艺儿来！无非是将现代青年的行为都写成‘骚事’、‘臭事’！唔，就这么一套——一个男青年上了大学，对自己那同甘共苦的老婆看不上了，被一个

又漂亮又有知识风采的女同学勾搭去了，卑鄙无耻、品德败坏云云。嘻，这老头子，象是对一切大学生都怀有天赋性的妒恨……”

她说了一遍之后，似乎又觉得没有什么趣味，便止了口。我搭讪着问她在学校里学习情况，她苦笑着说：

“老师讲的，都是堆死知识，用来混文凭还差不多……”

继之，我很自然地问到她的个人生活情况。

“简单地回答，用两句话就够了——还没有结婚，也没有物色到理想人选……”她强笑着，但眼神中隐着迷惘，“说得复杂些呢，又绝非三言两语能尽意的……”

说到这里，她警戒起来，两只很大的眼睛使劲盯着我，象两面镜子。她很可能突然想到我是个“单身汉”，又由此推测出我在她这个独身女郎面前会产生某种难免的“意识流”。我从她的眼神成熟度中感受到：这是一位在两性问题上颇有阅历的人。

是的，以她这种庞大而耀眼的体态，以她这张漂亮而有魅力的脸膛，是很难在纷纷攘攘的尘寰中受到冷落的。

“哦，我忘了问问您的情况了……”她笑着，岔开话问，“您那部稿子——《人类主观发展史与文学》，定稿了么？”

“没有，我还想从出版社要回来，修改修改。”

“天！您要修改到什么时候呀？”

“……直到我自己被我的立论征服。”

“这回好了，有了房子，写作条件会好得多。”

我怕她这句话中包含讽刺意味，心里动了不忍之念。裴大嘴占据了这所宅子之后，裴芳也是这里的栖住成员。我索回宅子，自然于她脸上也不好看。

“对于我要回房子的事，你……”我试探着问。

“嘻！别忘了我还当过两年尼姑呢！身外之物，皆是魔障！皮囊之外的皮囊！我才不会‘走火入魔’呢！……怎么，不信？我给您背两段佛经好么？您是喜欢听《坛经》、《大

日经》，还是喜欢听《无量寿经》、《金刚经》？”

“唔，随你便吧！”

这姑娘确实有过两年尼姑史。那还是1978年的事，不过要追溯起前因来，似乎还要远得多。不谦地说，此事也与我有着某种牵连。从今天算起，往回追溯十三年，即“批林批孔”方兴未艾之际。我那位已经作古的父亲，他的阴魂、遗著又被列为“活靶子”。在这场风暴中，本市应运而生出了一位神女般的小理论家，此人就是当时市革委会主任裴大嘴的女儿——裴芳。那时，这女孩子只有十五六岁，孔武型体态再配之以国防绿、牛皮带，使她成为全市中学生红卫兵的标本式领袖。这女孩子确实是天才，颇有演说家风度，她背诵语录的能力是惊人的，人们常用的流行性语录对她来说太无难度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哥达纲领批判》上的许多拗口段子，她都能不眨眼地背出。为了充分使用以及树立这个少年理论家典型，大小批判会——包括电台、电视台的广播性批判会——都要邀她表演。不知什么部门，还特意拨给她一辆陈旧的轿车。我认得出，这辆轿车就是为我父亲服务了十来年的那辆。

正藏庵的五十岁住持尼昙月，是在释界颇有声誉的名尼，喜欢书画，我父亲生前曾与她不乏书画互赠。“批孔”进入高潮，由于这老尼拒不交出她手中所掌握的“裘墨镐黑材料”，一批红卫兵小将被人唆使，闯进了正藏庵，小领袖就是裴芳。当时，我正被昙月找去商量我父遗画遗墨的处置问题，和小闯将们遭遇了。

带有鲁莽气的小武士主张挥拳动脚，而裴芳则要逞一逞她的理论威风。她一手插腰，一手用食指点了点昙月的秃脑袋，又点了点我的脑门儿，神气地说：

“你，封建主义婆子；你，资产阶级崽子，在我们无产阶级面前发抖吧！知道我们来行使什么权力吗？”

“阿弥陀佛，造孽……”老尼姑说。

我也脱口而说：“除了破坏之外，你们别无角色可演。”

几位小武士要动武，裴芳神气地一挥手说：

“慢！我首先要理论上摧毁他们！”

接着，她又象敲鼓那样，用手指头点了点老尼姑和我的脑门儿，傲慢地问：“我先批判如来佛！你们两个，谁愿意当活靶子？”

“阿弥陀佛……”老尼姑叹口气说，“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

我看了看老尼姑那枯槁的脸，那羸弱的身体，便对裴芳说：

“好，我来代如来佛说几句话。”

“有种！好，我坚决应战！你站好，听我先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说——”

我真佩服她的背诵能力，她竟然能一口气背下列宁用俄式语法写出的句子——“宗教是终身给他人劳作、为贫困和孤独紧压着的人民群众到处所受的精神压迫的一种……”

可惜，她一经“联系实际”，就沦为滑稽了，她根本不知释迦牟尼是谁，竟然将《西游记》上的如来佛臭骂一番，而她所揭发出的如来佛罪行也只是限于他“镇压孙悟空，不准孙悟空起来闹革命……”

如此辩谎一番，她自认为胜利了，得意地问我：

“怎么样，投降不投降？”

“向谁投降？”

“当然是向我们无产阶级！难道会让你向如来佛投降？”

“可惜，在你们这种‘无产阶级’和如来佛之间，如果让我选择一位为友，我会选择如来佛的……”

众武士又要动武，裴芳喝止，挑战似地要我讲出依据。

我憋闷得太久了，又下意识地预感到眼前这位小理论家或许是真正酷爱理论的，因之我的雄辩很可能成为她不允许在肉体上伤害我的原因。

“好，让我们先做个比较吧！”我说，“拿如来佛和一个人做个比较吧！你，年龄小，当然不够格儿，我最好是把你的父亲裴主任搬出来……”

我讲了释迦牟尼的一生，特别强调了他做为罗卫国净饭王子、唯一的王位继承人而能够弃家出走、舍身求法的事，而引申出这样的结论：他付出的代价比获得的要多得多，用“别有用心”来评价他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而你的父亲裴大嘴，解放前只是个叫花子，土改时，虽然他成了从天而降的土地的受惠者，但他的贪婪本性已经可以了。由于和另一名贫农争一块好地，乃至动了刀子，闹出事端之后才溜进城来当了工人。抗美援朝时，人人都做出了捐献，他却因为贪污捐献物资而受了惩处。靠着1958年大炼钢铁时发疯似地砸了自己家和他人的锅、炉子去“炼铁”，成了全市的“大跃进标兵”，入了党，提了干……

如此一比较，裴芳确实呆了。她满脸紫胀，额上冒汗，但在众位小武士朝我和老尼姑动武时，她出于自尊心的受辱，却没有再制止。但她的神情是惶惑的、不安的。

我以抗议的形式进行呼救：

“可耻！理论上的双重失败！”

小武士们越打越上劲儿了，还伴之以斥骂：

“妈的！替如来佛翻案，反动透顶！”

“不！尊重如来的不止我一个人……”我喊。

“还有谁？交待揭发！”

“鲁迅先生！中国以白话形式翻译的第一部佛经——《百喻经》，就是他出的钱印的！”

我明显地看出裴芳一震。

小武士们打得更起劲儿了，终于有几棒打在我的要害处，我倒下了，失去了一大半知觉。

“住手！住手！”我于朦胧中听到了裴芳的喊声，“妈的住手！——麻三儿，我说你丫挺的哪！你抽什么疯！——牛拴子，我操你妈！你他妈的没听到我的话呀……”

这一场伤痛的恢复周期，老尼姑岁月比我长得多。

我好久没有见到裴芳。

裴大嘴终于示意：敌人不投降，就叫他

灭亡……

这一天晚上，我感到了气氛的恐怖，已有人提前通知我：裴大嘴要对我下毒手。

这不奇怪，单凭他裴大嘴已经抢住了我家房子这一点，他就不会留下我这个报复者的。这家伙的手是不会老实的，他只要将我家的地砖、窗台撬开，贪赃之欲以及对泄密的恐惧，都很可能使他成为更大的凶手。

我坐在被驱赶到的一小间破房里，发着呆。

门被踢开了，闯进来的是裴芳。她回手把门关上，转过身来，双手叉腰，脸象一块铁。

年仅16岁而身体已颇魁梧的裴芳，智力上仍未成熟。她被绝望以及由绝望激起的狂愤，折磨得变了态。

“喂！你听着！”她的脸可怕极了，“我家还有什么丑事，你抖落尽吧！”

“我没有兴趣了。”

“你怕了？哼，胆小鬼！你别担心我受不了！告诉你：你现在就是考证出我是驴配马下的，我也不发颤！本来就是嘛……”

看来，她在这几天中对她的父亲进行了“内查外调”。

我不语。

“干吗不说！干吗不说出我是裴大嘴怎么造出来的！”

天，这女孩子已经知道她家的更大隐秘了。

她，实在是裴大嘴一桩强奸案的产物。一个发疯地忠于血统论的女孩子，若是知道了这样的事，实在太可怕了。

那位被蹂躏的女人，是本市伪国民党市长的寡女。这女人是在探监归来途中，失慎地搭上了裴大嘴的车。……这不幸女人，在与裴大嘴正式结婚后的第三年，便“病”死了。裴芳有了继母时，才仅仅3岁。那位可怜的继母，是从农村来的、只图一口饭的女人，她被裴大嘴打怕了，从不敢向裴芳提出“我不是你生母”之类的话。

然而，裴芳获悉了一切。

“你知道吗？裴大嘴已经透信——”裴芳

气呼呼地说，“让你家绝根儿！”

这很是不可能的，我没有说话。

“我豁出去了！也要给裴家养活一个申秧儿！”她显然已经疯了，“走！咱们俩一起逃！”

一个16岁的女孩子，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一伙自称“市专案组”成员的人物扭走了。关押、折磨是不必说的。

我的被赦，并非是得利于政策的改变，而是人事关系的威力。省革委会一位被“结合”成委员的人物，是我父亲的生前朋友，他对裴大嘴做了规劝。

裴芳当尼姑的事发生在1978年，省民政府、省宗教协会为了使几个有“国际影响”的寺、庵得以发挥“促进中外交流”的职能，反复讨论决定：允许名寺名庵招收年轻僧尼。本市主持此事者，巧得很，偏偏是民政局长裴大嘴，裴大嘴为了体现在思想上已经“转过弯子”，干此事干得很有精神儿：招来的明讥暗讽也有增无减。

“这跟他当年动员学生上山下乡一样！”人们说，“无非是往火坑里送人！他的闺女绝摊不上这样的‘政治任务’！”

一个惊动全市的传闻是：裴大嘴的女儿赌气削发为尼了！

裴芳入庵仅仅两年就还了俗，绝不是她个人的过错，她是下定决心当一辈子“秃娘们儿”的。无奈老尼姑县月圆寂，正藏庵没有住持尼了，四个中年姑子中有一个还俗，一个将“偷汉子”的事由隐蔽发展到半公开，两个开办小卖部上了瘾，热衷的是“分红”，上级一赌气将正藏庵废了。裴芳离庵后与我偶然路遇，愤懑地说：

“妈的，找块净土真不容易！当初，好歹是佛，好歹是经，一头扎进去倒也是个世界，谁想那里养的一伙子也是俗东西……”

她没想到我会那样坦荡地谅解她，还诚心诚意劝她温习功课、报考大学、另谋出路。

“大知识分子的儿子就是大知识分子的

儿子……”她感动地说，“要说佛气、仙气，我就从您身上嗅到过……”

若干年之后的今天，裴芳听到我谈及房子一事，她象是怕我怀疑她未曾认真地当过尼姑，竟然要向我卖弄经卷。她故意敛去了笑容，闭目合掌，低诵着说：

“南无阿弥陀……昔佛祖化一丐，杂群丐中，涉尘世讨口腹。世人怜之，每有慨施。归来栖残宇中，众丐凌之，所讨尽被掠。佛祖化虹而逝，叹曰：尔等永世为丐，历万千轮回而不得易……”

我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能背诵出这样经卷的人，很可能真心超越了物欲的。

她每有所笑，笑得都不畅快，眉宇间隐着索漠、惘然之情。我断定她有什么心事，只是不能直言而已。

“你有什么……心事么？”我试探着问。

“心事？人皆有之，我当然也不能例外。”她强笑着说。

我沉吟了一会，问：

“可以对我说一说么？”

“嘻……您要问及别人的心事呀？需知：对世人皆可言事，唯心事不可言及无诚心者……”

“唔，我不够格？”

“不，需以诚心示我……”

她笑着笑着，那笑容就不知不觉地隐去了。那两只被双层眼睑围着的大眼，一眨不眨、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射出的光是冷峻的、寒厉的。

“我积在心里的疑团，太久太久了……”她有些发痴了，“此时此地再无第三者在场，千载难得！您……坦率地告诉我：当初，我约您私逃，已透露了以身相许之意，您为什么没有动？”

“唔……你那时还是孩子呀，尽管你的体态已经不亚于一般成年姑娘……”

“要是那时我已是在这番模样，您……”

“我想，我还是不会贸然同意与你一起私奔的。”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你